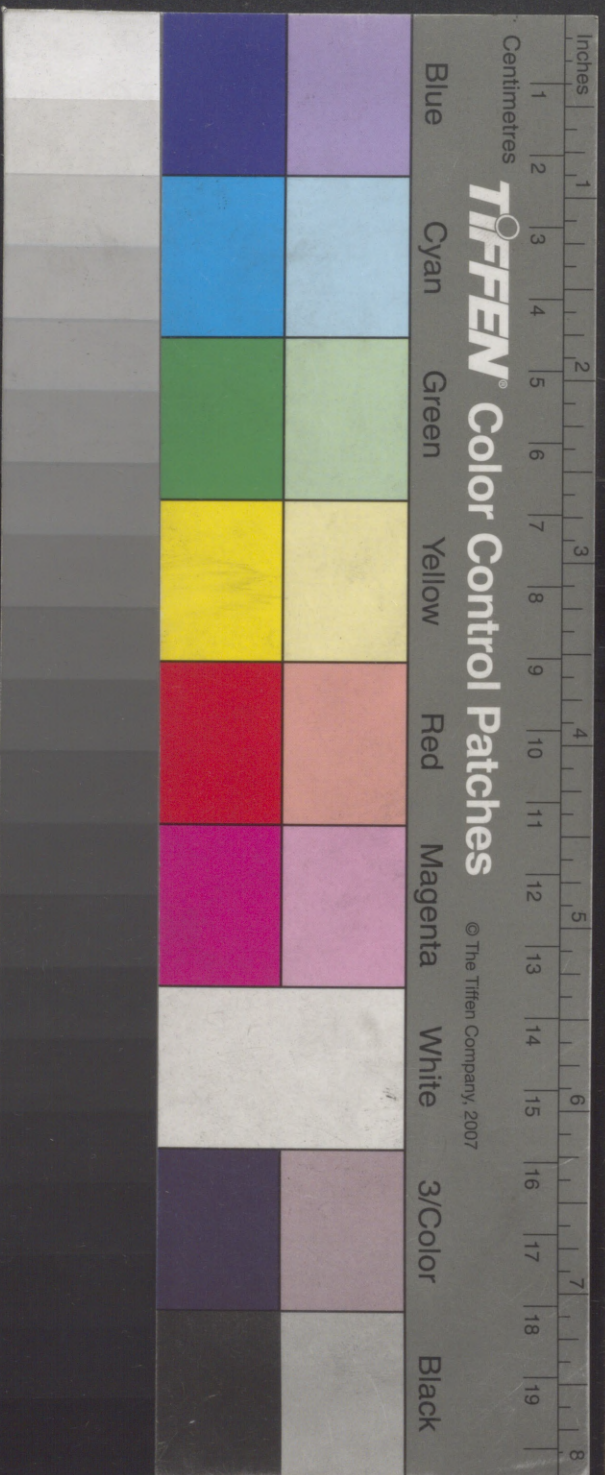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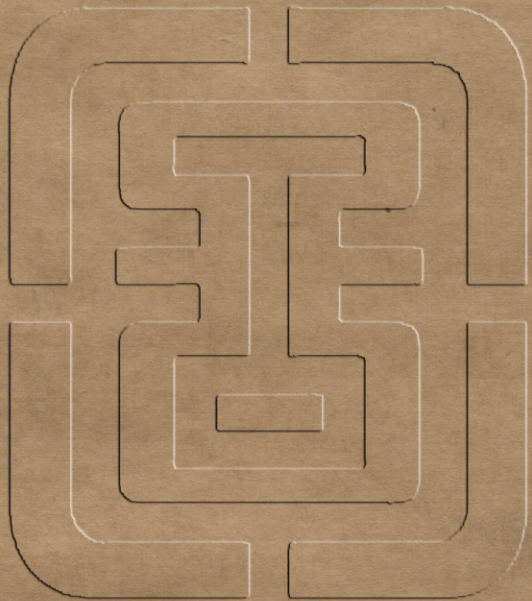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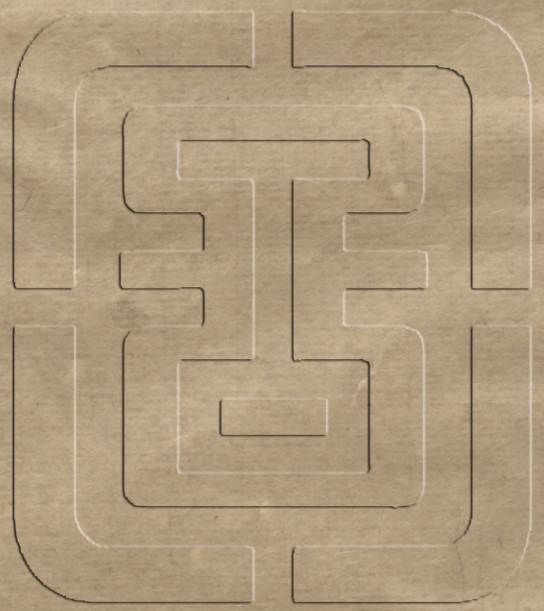




11/10/01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一

南菁書院

今文尙書經說攷十八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周書十六

酒誥第七十六

今文尙書十五

成王若曰

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尙書正義引鄭注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

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尙書釋文引馬注

案尙書釋文云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

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

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衛賈以爲戒成康

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
 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正義曰馬鄭王
 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
 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鄭云所言者謂衛賈所說也近人刪所字非據正義則
 馬鄭王及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皆作成王若曰據釋文所
 引馬注則衛宏賈逵本亦有成字是古文今文竝同而偽
 孔本獨無成字蓋因馬季長說而刪之也然則偽孔本之
 或異於馬鄭王本殆不可信矣段玉裁曰按魯世家周公
 告太公召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
 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又誠伯禽曰我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尚書大傳荀子堯問篇

韓詩外傳所載皆同尚書大傳金縢傳周公疾曰吾死必
 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
 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詳玩此等皆實生稱
 成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三家之說固可信也况顧命云
 翌日乙丑成王崩尤顯可證乎偽孔刪去成字大非馬君
 云後錄書者加之亦非也馬於顧命注曰交民立政曰成
 蓋謂成為死諡非生稱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崩未
 有諡春秋之例曰公薨至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又史記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葉大慶
 古今質疑以其人見在而呼諡為史家誤筆按史記舉齊
 人成語不應有誤上文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

下文又云田常卒子襄子代立相齊常諡爲成子不應複
贅如是疑亦生僞成子死用爲諡也

明大命於妹邦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申誥康叔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
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謂之酒誥以命之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云妹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
故其風有沫之鄉則沫之北沫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
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攷鄭詩譜云自紂
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又云更於此二
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
并此二國江聲曰春秋傳吳公子札請觀周樂工爲之歌

邶鄘衛而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然則康叔兼有
邶鄘沫邦固其封內之地也喬樞謂鄘稱沫鄉卽妹邦也
沫妹聲同疑皆牧字之假借尙書釋文引馬融云妹邦卽
牧養之地牧養二字未詳何解當是牧野之譌沫牧雙聲
說文土部云埤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於埤
野从土母聲皇甫謐亦云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鄘在朝
歌之南又有沫鄉正牧野之地也鄭注尙書妹邦引詩沫
鄉爲證或三家文作沫國與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悲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
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喪德亦
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論衡謹告篇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

又語增篇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

文王誥教小子有政有事毋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韓非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無彝酒攷今文尙書凡禁止之辭皆作毋字據韓非子引書正作毋字與今文合此所引出酒

誥而韓非子系之康誥段氏玉裁以爲周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

周禮萍氏謹酒注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

案周禮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彝常也不得常飲段玉裁曰古政正通用賈疏當用鄭本鄭注也喬樅謂僞孔傳本作有政有事釋玉正官治事謂下羣吏釋文不言馬鄭王本文異則古文尙書作正可知鄭君周禮注所引書蓋據三家今文故作政字賈疏以有政爲大臣有事爲小臣當亦周禮舊注所引用今文家尙書之說故與孔傳誼異也

尚書大傳酒誥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媿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子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大宗繼禰為小宗賓寮友助祭者出猶去也忠厚也復反也

案尚書正義云眾國祀得飲酒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出與不出之事亦一隅之驗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句 欽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為言商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固固有其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案據白虎通引書是讀肇牽車牛遠服賈用為句詩大雅曰賈用不售亦以賈用二字連文是其證也隸古定本尚書作孝養厥父母偽孔傳以用屬下讀釋云用其所得珍

異孝養其父母與白虎通所引不同段玉裁曰方字疑當作下此謂如書言牽車牛遠服賈用似非止曰賈矣然書下文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則非遠遊不返仍是止曰賈也班蓋用字上屬為句孝養二字作欽字今文尚書然也喬樞又案爾雅釋言云肇敏也郭璞注引書肇牽車牛為證其誼與孔傳異當亦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家尚書說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左王家

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

案小戴禮鄉飲酒記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又射義云酒者所以養老也此經云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羞者即養老之謂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惟老成有德者始得用酒以養爾庶士助君養老乃亦得醉酒而飽德故云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也江聲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逸旅酬也詩賓之初筵曰舉酬逸逸毛傳云逸逸往來次敘也禮記中庸說宗廟之禮云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是祭亦有旅酬之禮故云爾乃自介用逸戒慎酒而示以飲酒之則庶幾人易從而亦不至於酌酒矣喬樅謂禮大小戴皆傳自夏侯與今文尙書同一師承故其說與今文家書說合

王曰我西土棊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於帝乙咸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於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

案史記殷本紀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是帝乙紂父也易泰及歸妹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皆以爲湯之嫁妹而此又爲紂父者殷道質以生日爲名元孫之孫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也元孫之孫通遠近言之雖十世百世亦謂之孫也隸古定本成湯下有咸字據乾鑿度文則此經咸字當在成王之上謂自成湯至於帝乙咸成王畏相咸皆也言皆成就王德敬畏輔相也乾鑿度用今文尙書故與古文異

越在外服侯甸任衛作國伯

白虎通爵篇曰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

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侯也侯逆順也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

案隸古定本作侯甸男衛邦伯白虎通引尚書男作任邦作國又多作字此今文尚書也所言公侯伯子男之誼及三等五等殷周之制即今文尚書說也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說文水部曰湏沈於酒也从水面聲周書曰罔敢湏於酒

案詩蕩篇曰天不湏爾以酒鄭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正義引鄭酒誥註云飲酒齊色曰湏謂飲酒而醉面皆變為一色又釋文引韓詩說曰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湏皆沈於酒之謂也韓詩說及鄭箋蓋皆用今文家尚書說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於民祗保越怨不易

高誘呂氏春秋分職篇注曰飲酒合樂曰酣

說文酉部曰酣酒樂也从酉甘聲

案酒樂當謂飲酒而作樂也即高誘所云飲酒合樂之謂此用今文尚書說

誕惟厥縱淫佚於非彝用燕喪威儀

史記殷本紀紂大取樂戲於沙邱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

論衡語增篇傳語曰紂沆漚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閒是謂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邱酒池肉林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傳書家欲惡紂故言增其實也

案詩蕩篇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憊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與酒誥所云在今後嗣王酣身誕惟厥縱淫佚於非彝用燕喪威儀正

同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卽長夜之飲淫戲無度則書家所言未必皆增其實也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於酒不惟自息乃逸

說文血部曰盡傷痛也从血聿聲周書曰民罔不盡傷心

案郭忠恕汗簡云盡古文尙書作盡出義雲章然則說文引周書作盡據今文也玉篇血部云盡痛甚也訓誼與說

文同而改入血部則非疑爲後人所亂非顧野王之舊也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白虎通京師篇天子所居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尙書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案據白虎通引尙書是讀此經以不克畏死辜爲句在商

邑為甸此今文家說也偽孔傳讀不克畏死甸斷辜在商邑謂聚罪人在都邑而用之與今文家異

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韋昭國語周注曰登上也芳香不上聞於神

案周語云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韋注曰腥臊臭惡也登上也云云即此經之誼說文香部云馨香之遠聞者當亦今文尚書說自酒書正義云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為嗜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毋於水監當於民監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無鑒於水鑒於人也

案隸古定本作無中論引周書作毋知徐幹所據蓋今文尚書也攷商書逸篇湯征云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即此經之誼則民監之言自古有之矣又國語吳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於人毋監於水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監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知吉與凶皆本於此誥之文也

予惟曰女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夫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

說文力部曰劼慎也从力吉聲周書曰劼毖殷獻臣案說文云从力吉聲或曰非力力也下力字蓋刀之譌又

云讀若覃劫不得有覃音亦轉寫之誤疑覃字當爲夏禹
貢納枯漢書地理志作納夏其明證也大徐本說文劫毖
上有汝字與今本尙書同而小徐本引周書無之豈今文
尙書劫毖上無女字歟
大戴禮盛德篇曰內史太史左右手也○盧辯注云太史爲
左史內史爲右史
後漢書荀悅傳申鑒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
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君舉必記善
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
懼焉

案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
書春秋尙書具存者正義曰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
當左史所書尙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尙書當右史所書又
引鄭尙書注太史內史掌記言行者是亦以太史內史爲
卽左史右史也荀悅申鑒乃云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
春秋言爲尙書與禮記相反疑是轉寫舛錯耳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韋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毛詩祈父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云此司馬
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圻父書曰若壽圻父謂司馬也祈
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圻畿同

案詩正義云若壽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

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此司馬職掌封畿兵甲當作
畿字今作祈故解之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詩作祈
尙書作圻也又云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詩經釋
文云鬻此古疇字本亦作壽按孔注尙書直留反馬鄭音
受王鳴盛曰鬻無此字當是鬻之誤陸德明不識故以為
古疇字馬鄭音受者蓋以鬻是語詞作若鬻於義無取故
讀鬻為壽訓為順壽也釋文云本亦作壽或即馬鄭之本
喬樅謂馬鄭皆注古文尙書然其間時有讀從今文者此
詁訓若鬻為順壽必本於歐陽夏侯章句詩箋引書若壽
圻父必是據三家今文也

又案尙書釋文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段玉裁曰白
氏六帖薄韋農父字作韋見宋刻白氏六帖卷二十一羣
經音辨曰韋違行也音回薄韋農父按此當是據未改釋
文也經文本作韋孔云迫迴萬民以迴釋之迴即回之俗
字也馬以違行為訓違行邪行也左氏傳昭德塞違即大
雅厥德不回之回其字同也釋文曰徐音回徐以孔讀韋
為回故音回也馬孔同讀回而馬訓回邪孔訓回繞衛包
淺陋謂韋是皮韋而為違臣開寶乃又改釋文讀者疑馬
氏以行訓違矣集韻十五灰曰回古或作違韋亦本未改
釋文也喬樅謂違字後人所改則今文尙書亦當作韋為
正

矧文剛制於酒厥或告曰羣飲女勿失盡執柯獻以歸於周予

其殺

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前書音義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
罰金四兩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勿失

案今未檢出何書段玉裁曰君夷遏佚前人光漢書王莽
傳引書亦作失亦其一證也

說文手部曰柯搗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柯獻

案徐鍇說文繫傳本引周書文如此此今文尙書也徐鉉
本無獻字江聲曰鉉本說文凡所不解者輒以意增損錯
則雖有未達仍守舊文不敢改易惟是獻者進於上也卽
歸於周也不應重累其文獻當爲灑壞字也說文水部灑

議罪也从水獻聲與法同意廡部解灑字云平之如水从
水是灑與灑之從水皆有取於平之義也王鳴盛曰柯通
作苛秋官萍氏掌幾酒鄭注云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
彼注苛察正此經所柯羣飲也柯僞孔誤作拘者說文敘
俗書之謬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
句也此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案苛字从艸从可今乃
从止从句爲苛字經典所無故許慎以爲不合然則柯之
誤爲拘有由來矣段玉裁曰柯獻恐是齊語義字沙字儀
字皆以獻爲之獻音在歌戈部柯獻合二字疊韵成文蓋
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尙書如是今文與古文異有古四
字今七字者見呂刑有古六字今四字者見洪範喬樅謂

江王兩說均允段說亦足以備一解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
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觸乃事時同於殺王曰封
女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酒於酒

案惟工俗本或誤作百工非是江聲以惟爲衍字謂惟殷
之爲紂所道之諸臣工乃沈酒於酒是其久染惡俗故非
不可化道者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僞孔傳說雖有惟字固
不可信未足據也又斯字僞孔傳訓此江聲曰詩墓門斧
以斯之毛傳斯析也釋文引鄭注尙書云斯析也以證毛
誼所引鄭注未言何篇尋釋二十九篇之中鴻範金縢皆
有兩斯字皆不可訓爲析維此經斯字必作析解乃合有

斯明享者有讀當爲又古文或以有爲又如大誥矧曰其
有格知天命召誥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皆是也享獻也
謂又分析其明用我教者獻之上言有罪皆以歸於周則
賢者亦當獻之於上下言不用教者我弗恤之則用教者
自當錄用古者諸侯有獻士於天子之制參之上下文以
享爲獻其誼確矣此節今文苦無他書徵引佚句可以旁
證姑存江說於此又勿辯乃司僞傳云辯使也段玉裁曰
按序玉俾桀伯作賄肅慎之命馬本俾作辨維誥平來示
予平一作辨平俾辨一聲之轉皆訓使喬樅謂傳以辯訓
使此必襲賈馬舊訓蓋此經古文作辯今文作俾古文家
訓辯爲使用今文誼釋古文也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尚書大傳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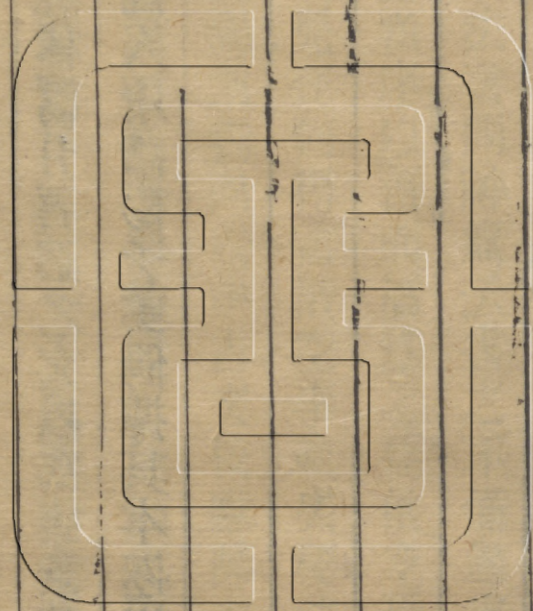
案楊子法言問神篇云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王鳴盛曰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李軌吳秘注皆不明確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即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簡即此應麟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即應補入必不任其脫佚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

於他處別得逸文此古文所無者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亡非脫一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酒誥既已全亡今酒誥甚完善又何從而出反覆攷之韓非子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為康誥蓋尚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楊子雲偶據其本遂以為俄空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一終

漢州張祥齡校
新陽汪之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九

侯官陳喬樞撰

周書十七

梓材第七十七

今文尚書十六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女若恆

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

君王為二王之後偽孔傳以王為天子王字句絕以惟邦

君為句與鄭不同江聲曰據鄭說則鄭本尚書必作以厥

臣達王暨邦君暨與也以臣民達大家則聯上下之情以

臣達王與邦君則聯邦交之誼此經惟字蓋誤也王鳴盛亦云詳玩鄭注則經惟字當作暨康叔乃當州之牧故得統領二王之後與列邦之君也喬樞謂如鄭說則鄭本惟字似是作暨但以王爲二王之後誠有如正義所譏卽亂名實者今文古文文字異者以百數賈逵校定今古文擇善而從之馬鄭王均治古文而本亦有不同僞孔氏多據王肅本作惟字於義亦通謂惟邦君能以民事政治達之於王也此節今文無可徵證鄭注亦必有所本今故兩存之以俟博雅者詳定焉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厯人宥肆亦見厥君事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

論衡効力篇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仕士之力也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故夫墾草殖穀者農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有尊有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勛力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案尙書梓材曰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釋文引馬注云戕殘也周禮大司馬疏引梓材曰戕敗人宥鄭注云戕殘也又大宰立其監鄭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是馬鄭本尙書與

論衡所述梓材文異鄭君周禮注引書云云據古文也故與今文不同江聲王鳴盛均以爲戕聲近彊宥聲同有而形亦相似敗則以孝景諱而改爲開監則以偏傍臣而誤爲賢厥其古今字亂古或作絕故誤爲率爲古讀若化亦聲相近此皆致誤之由也其敗字江聲以爲衍文戕人宥者言罪人有殺之有宥之也喬樞謂今文之說具有訓誼其異於古文者不妨各存其是未可執一而偏廢也段玉裁云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尙書開賢字見永樂大典內漢官舊儀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鰥寡至於嫗婦

尙書大傳梓材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案隸古定本尙書鰥寡作敬寡段玉裁曰按尙書大傳此文釋至於矜寡而推廣言之也蓋古文尙書作敬今文尙書作矜亦作鰥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尙書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正其此例

說文女部曰嫗婦人妊身也从女芻聲周書曰至於嫗婦

案隸古定本尙書嫗婦作屬婦與說文所引文異段玉裁曰說文蓋存壁中故書原文自孔安國等讀嫗爲屬如讀政爲好讀朔作朋讀桓爲桓之比所謂以今文讀之因以

起其家也嫗之本義為婦人妊身許君蓋必有所受之屬婦與敬寡儷句則為存恤聯屬之誼若今文尚書與鰥寡儷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小爾雅蓋用今文家說今文尚書作屬故孔讀嫗為屬芻聲蜀聲古音同在尤侯一類故孔得知其假借崔子玉清河王誅云惠於嫗嫗崔蓋見古文故書者嫗即寡也喬樅謂玉篇女部嫗婦妊身也又人部儷字解與嫗同廣雅釋詁嫗媯也訓誼均與說文合嫗非罕見之字魏晉人猶習用之作嫗作儷皆三家之異文非出壁中古文也嫗婦當即指嫗嫗言之謂寡婦之有遺腹子者遺腹未產則為嫗嫗遺腹既產則為孤寡故

皆在存恤之列也王鳴盛以崔子玉誄文嫗嫗二字嫗是妊身嫗是無夫皆婦人可憐憫者故竝言之其誼非是妊身為婦人常事非在可憫之列豈得與無夫之婦竝言惟其為寡婦之有遺腹者故可憫而允宜存恤耳崔子玉惠於嫗嫗之語即本尚書梓材嫗婦字用今文尚書非用壁中古文故書也小爾雅非孔鮒所作乃魏晉閒人偽託者其時馬鄭古文尚書已盛行所引當是古文尚書亦非三家經文也尚書釋文以屬為妾之事妻正義以屬婦為屬於人之婦即妾婦也訓誼皆與小爾雅同蓋本於謝李范姜諸家注解或採自費魁義疏也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

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畚惟其陳修為厥疆畎
 說文畎部畎界也从畎三其界畫也重文疆云或从疆土又
 畎部畎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為耦一
 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倍畎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
 倍洫曰畎重文畎云古文畎从田从川畎云篆文畎从田犬
 聲

案說文所解疆畎之義即此經所謂陳列修治也作畎者
 據古文尙書作疆者據今文尙書也畎古畎字云古文从
 田从川者壁中本也从田犬聲者今文尙書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
 說文土部曰坳仰涂也从土既聲

釋名釋宮室曰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墍猶焟焟細澤貌也
 案玉篇土部墍仰塗也漢書楊雄傳云獲人亡則匠石輟
 斤而不敢斲服虔注曰獲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
 以仰塗而傾袖不汗顏思古曰墍即今之仰泥也說文作
 涂墍釋名作塗墍皆據三家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作斲
 正義曰二文皆言斲即古塗字是古文作斲墍茨斲丹墍
 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斲音徒書惟其斲墍茨又同路切集
 韻十一模曰斲同都切塗也周書斲丹墍又十一莫曰斲
 徒故反塗也段玉裁云丁賈皆據經典釋文然則古文尙
 書音義有斲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明矣自衛包改斲
 為塗而正義猶存斲字陳鄂刪改古文尙書音義又取斲

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而盡去之近人昧於正義所云
二文皆言斲乃據說文臚下引斲丹臚改爲二文皆言斲
非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臚

中論治學篇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臚

說文丹部曰臚善丹也从丹夔聲周書曰惟其斲丹臚讀與

霍同

案許君所引不作斲而作斲者段氏玉裁以爲此古文尙
書別本也斲之訓閉也故鄭君引尙書杜乃獲作斲乃獲
而言斲亦塗之假借也或疑說文本作斲轉寫者更爲斲
喬樞謂據釋名云塗杜也杜塞孔穴也以杜字釋塗誼而

斲之訓爲閉與杜同意鄭引杜乃獲又作斲則當以作斲
於義爲長隸古定本尙書兩斲字疑皆是斲之譌陸孔作
釋文正義俱未能攷正耳

史記衛世家曰周公申告康叔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
之梓材以命之○正義曰若梓人爲材君子觀爲法則也梓
匠人也

案說苑建本篇載伯禽康叔觀喬梓事與大傳畧同皆今
文家說也王鳴盛曰籽有子道此篇命名獨取籽材者正
以籽之樸作丹臚比父子繼業故也周之王業成於文王
武王成王周公康叔皆以繼文王者也故自今王惟曰先
王既勤用明德以下至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乃周公誥

康叔而并戒成王之詞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
康叔并普戒侯甸男邦采衛且以勉王如此其文與康誥
敘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答
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
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
見喬實高然而止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北山
之陰有木焉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
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
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
以實告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注云晉肅貌

案尚書釋文梓音子本亦作籽馬云古作梓字段玉裁曰
按古作梓字者謂古文以籽爲梓也籽本是古文李字古
文尚書則假爲梓匠字馬本作籽蓋故書如是作梓者以
今字易之也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古尚書作籽近惠氏
定字棗尚書大傳改梓爲籽則非矣又按正義云此古籽
字今文作梓蓋正義本作籽故云籽此古梓字今字作梓
也然則陸本作梓孔本作籽固不同矣史記云爲梓材示
君子可法則尚書大傳說伯禽康叔見商子觀橋梓而知
父子之道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謂示君子可法則也
今文尚書家說皆如此

論衡譴告篇曰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

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筮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而驕商子可順為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愛下譴告之宜也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尚書大傳曰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為子也武王之為弟也今王之為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人委贄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贄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

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為賤去富而為貧面目驟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減而章不敗也慎諸女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注云贄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

案梓材一篇周公誥康叔而并戒成王皆欲父子相承繼業大傳既載伯禽與康叔見商子兩觀喬梓而知父子之道因并載周公誥伯禽語盧氏文弼以大傳此節入洛誥中蓋以為王命周公後之傳也先大夫尚書大傳定本以此節宜類入梓材今據論衡譴告篇謂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拜起驕悖故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心感覺悟以

知父子之禮然則周公之戒伯禽諄諄以無驕爲訓有以也夫

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女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乎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與千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世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以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案荀子所載與尙書大傳同而語尤詳故採之以備互證

云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附中國民

王伯厚藝文志攷曰漢人引皇天既附中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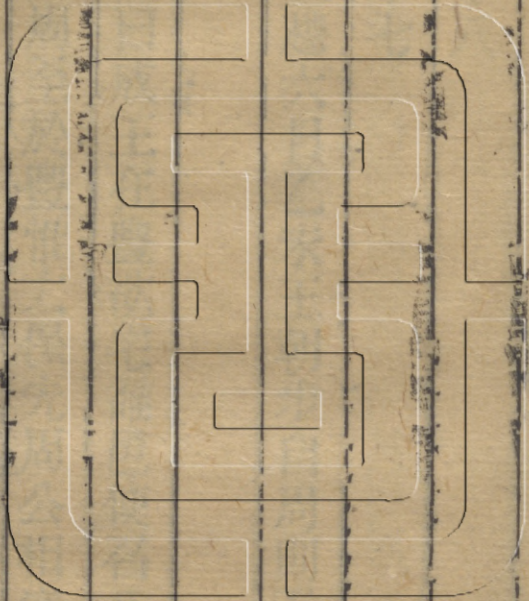
案僞孔傳本作付尙書釋文云付如字馬本作附付附二字古多通用今文尙書天既付命史記引作天既附命是其證也

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玉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熙若茲監惟曰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

案隸古定本作已若茲監此經已字以大誥例之今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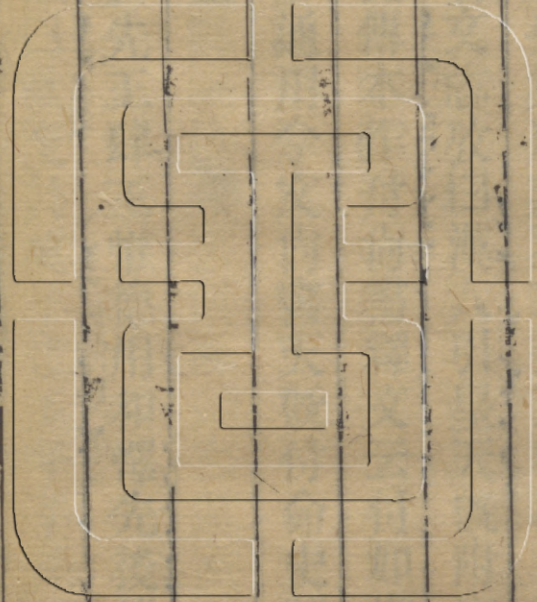
書當亦作熙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一終

皇清經解續編 今文尙書經說攷十九

長洲彭清齋校
太倉畢長慶校



書尚亦於與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周書十八

召誥第七十八

今文尚書十七

維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維太保先周公相宅

尚書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維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維邑也

說文壬部曰望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

皇清經解續編
從王朝廷也

劉熙釋名釋天曰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越若來三月維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雒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日夜焦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雒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

雒誥

魯世家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集解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元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恭也○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在鄠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是也

案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周禮大司徒疏引鄭召誥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鄭以營雒爲居攝五年是本伏生爲說史記魯世家作七年與伏

生大傳不同蓋所傳聞異詞也劉歆三統厯以召誥雜誥
爲一年內事雜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
也

漢書律歷志三統厯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後
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
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維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
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是歲十二月戊
辰晦周公反政故雜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孟康曰朏月出也古文月
采篇曰三日曰朏

案段玉裁云古文月采篇十字乃漢魏人注語王伯厚引

尙書正義月采當作月令是也師古時誤爲正文而師古
朏爲月采之說殆未可信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更
火之文此周書七十一篇中月令也今缺召誥正義引周
書月令三日粵朏此亦周書月令文隋唐時尙存矣王伯
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維丙午蠹未檢出何
書此蓋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尙書也惟作維朏作蠹朏
從月出蠹與出雙聲方言蠹作也廣雅蠹出也疑漢書本
作丙午蠹孟康注有古文蠹爲朏之語而或刪改之

說文月部曰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朏

案李善文選注引說文云朏月未成光也與徐本說文異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維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周禮天官序注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於雒卜宅厥
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越
五日甲寅位成

案鄭君此注引誥據今文尙書也何以明之周官曰惟王
建國辨方正位鄭司農釋正位爲正君臣之位鄭君據召
誥營雒及攻位位成事以破其說所引必博士肄習之本
使人易曉也段玉裁云周禮注兩引尙書雒字固古文尙
書故皆作雒之大驗也或曰安知非後人改洛爲雒邪答
之曰後人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改雒爲洛者多改洛爲雒
者希有凡經傳中雒字皆魏以前之舊也段說甚確喬樞
謂據史記引尙書雒誥字皆作雒是今文尙書亦與古文

尙書同也

又案攷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
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此言建國所立宮廟朝市
之位也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
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千里南繫於雒水地因於邾山以爲
天下之大濶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此皆營
雒之事也王鳴盛曰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則
其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當云
二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數今略其畸數也作雒解原文
作郭方七百里郭謂郭也九里之城必無七百里之郭當
云七十里也江聲說亦然

皇清經解卷之二十一
說苑貴德篇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在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新序善謀篇曰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

後漢書野王二老傳曰昔湯卽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邲鄩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成周之隆迺卽中洛

若翌日乙卯周公朝至於雒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匡衡等奏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周文武郊於豐鄩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曰北於南郊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如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案此今文尙書之說也據此知用牲是告徙新邑定郊位

逸周書作雒解曰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
卽其事也攷鄭康成亦有南北郊天地分祭之說匡衡師
丹王商翟方進等皆天地並舉作雒解但言祀上帝蓋舉
祀天以該祭地也

續漢書禮儀志注引白虎通云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尙書
曰丁巳用牲於郊牛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
接事昊天之日

越翌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
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
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

之也尙書曰乃社於新邑○又曰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
尙書曰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又曰社稷在中門之外
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
不褻瀆也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
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何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
稷爲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
之使民人望見而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尙書曰太社惟松東
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
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
也其壇大如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
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

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

案作雒解曰乃建太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驛土中央豐以黃土正說此經立社之事也經言告社不言告稷者省文也舉社以該稷也僞孔傳以爲社稷共牢繆矣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皆者謂祭社與稷皆用太牢何得以爲共牢乎孝經說曰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僞孔傳以句龍卽社亦非也王者立社稷以祈福報功句龍后稷皆人鬼配食於社稷之神者句龍爲后土有平水土之功故以配社而祀之棄爲后稷有育民人之功故以配稷而祀之也

蔡邕獨斷曰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而表之望見則加畏敬也

論衡祭意篇曰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百穀續漢書祭祀志注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答曰土神也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荀彧令仲長統答鄧義難義難曰再特於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豕一豕一所以用三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齊車又當言用命賞於天不受命

戮於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建造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立不可弃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且易句龍爲其社傳有明文今欲易神之相令祀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已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戴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以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不當言於社言用命賞於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神以爲土

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後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若五卿之於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禮記爲禮之傳按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

三國志孫權傳注引虞溥江表傳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鄠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卽祚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鄠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

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

注又引虞喜志林曰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郊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郊命使祭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旣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旣命庶殷庶殷丕作

尙書大傳曰周公營雒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

案尙書正義云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與此王一事也攷左傳昭公三十二年云晉合諸侯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初溝洫物土方議遠邇公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卽此經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之意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乃御事

後漢書宋意傳曰昔周公懷聖人之法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

又何敞傳敞奏記由曰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元圭周公束帛

詩大雅思齊箋書曰越乃御事

案偽孔傳本尚書越下有自字據鄭詩箋引無之是今文尚書經但作越乃御事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教天下故以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

公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鄭君此注是用今文家說攷何休公羊傳注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何休亦用今文家說故以白璋與寶玉大弓為戒王特賜周公與鄭君同也

於戲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戲害其奈何弗敬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嗚呼今據論衡率性篇引下文於戲若生子則知今文尚書此篇嗚呼字皆作於戲也段玉裁

曰奈何字本借用李柰字俗製柰字而唐石經用之不可從也集韻十四太曰柰果也一曰那也絕無柰字姚氏姬

傳以奈何二字兩見於左傳一則河魚腹疾奈何一則遠

啟疆曰不然奈何皆楚人語也周初雜語乃有此二字恐
是如何若何之誤玉裁謂如若柰一聲之轉語稍有輕重
耳不必疑周初無此二字也喬樞案那卽奈何之合音疾
言之則爲那緩言之則爲奈何據漢隸字原北海相景君
碑故民臬仲山碑童子逢盛碑已皆作柰則柰字出今文
亦難尙書可知矣害其隸古定本作曷其以大誥例之皆當作
害爲正又攷逸周書祭公解公曰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
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剋之咸茂厥功卽本此召誥
之文

天旣遐終大國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
服厥命厥終智藏鰥在夫知保抱攜提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
亾出執於戲天亦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案王鳴盛曰僞孔傳以遐訓遠攷說文無遐字毛詩泉水
傳訓瑕爲遠則古字借也遐遠亦釋詁文鰥尙書正義本
作瘵引鄭王注皆以瘵爲病段玉裁曰瘵字最俗蓋本作
鰥爾雅鰥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鰥在邢疏曰智藏鰥在
者周書召誥文似邢氏所據注尙未作瘵也今本爾雅注
作瘵釋文鰥字下云古頑反注瘵同攷說文玉篇廣韻唐
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瘵字恐釋文只是注同二
字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隊厥命今相有
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隊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耆老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漢書孔光傳元后詔曰俊又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書雜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案偽孔傳本耆老作壽耆雖字異而義同今據漢書元后詔則今文尙書實作者老也

於戲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句畏於民暑

說文言部誠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不能誠于小民

案說文一本丕字作丕不古字通用

說文石部暑暑也从石晶周書曰畏於民暑讀與巖同

案說文引書不聯顧字則知漢儒以顧屬上讀也偽孔傳讀顧屬下非是江聲曰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夙求王得說於傅巖史記云得說於傅險中是巖爲險說文讀暑與巖同則暑亦爲險也小民難保故曰民暑言王雖幼小乃天之首子哉其大能和於小民則自今休美王其不敢顧念小民當畏於民之暑險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令休

漢書婁敬傳曰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

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對魯穆公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

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

案呂氏春秋長利篇南宮括對魯繆公曰成王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上來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然則說苑所稱南宮邊子之言殆卽呂覽所載之南宮括歟

白虎通京師篇曰尚書王者必卽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論衡難歲篇曰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維則土之中也

案鄭康成云禹弼成五服天下方萬里夏衰地減湯制天下方五千里周初定天下猶因殷地以九州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制禮復禹之舊作召誥時猶未制禮則論衡之說與鄭君合也

漢書翼奉傳奉對曰昔成王徙維盤庚遷殷班固東都賦曰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王先服殷御事比途於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

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戒竇憲曰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

案偽孔傳本比介於我有周御事日本山井鼎云足利古

本介作途段玉裁曰按孔傳凡介皆訓大不應此獨訓近

疑本作途而譌介字之誤也途古文邇見義雲章汗簡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工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於戲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

我初服宅新邑肆王其惟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論衡率性篇人性有善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惡則保

護禁防令漸於善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意於

惡終以惡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猶

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青赤也青

赤一成真色無異

案此今文尚書說也經言初生而書說以爲十五子者大

戴禮保傅篇盧辯注云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

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

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世子入學之期又曰十

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諸子晚成者十五入小學其早

成者十八入大學經戒成王言自貽哲命謂其當以賢智

自敕厲以祈天永命故說書家以十五之子爲言也隸古

定本尚書云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

乃初服與論衡所引今文異段玉裁曰初服厥命下少十
四字論衡蓋節引之喬樞謂論衡引召誥作今王初服厥
命此蓋隳括今王嗣受厥命至王乃初服二十字古人引
經多有此隳括之詞烏呼作於戲與蔡邕石經合王鳴盛
曰說文無貽字召誥貽當作詒為正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
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晉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潛夫論正列篇曰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
樂者天悅喜而增麻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案經言上下勤恤即務求治國安民之道民安乃命永王

符之言亦述今文尚書說也

三國吳志張溫傳溫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
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
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用幣用其王能祈
天永命

案尚書釋文云讐字或作酬偽孔傳訓讐為匹江聲曰說

文言部云讐猶應也百君子皆為王牧民則必與民相讐
應且讐字或作酬酬亦應答之誼故此讐字當從說文訓

應讐民屬百君子言之且與友民之誼適合也尚書正義
引鄭注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民以下言召

公拜訖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王肅亦云予小
臣召公自謂與鄭君解同

論衡譴告篇曰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
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
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終

漢州張祥
吳縣潘介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

南菁書院

今文尙書經說攷二十一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周書十九

雜詁第七十九

今文尙書十八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韓詩外傳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
聽天子之政抱成王朝諸侯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事之

漢書王莽傳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
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成湯
既歿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

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歿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屏猶擁也

又王莽傳元始五年十二月羣臣奏太后曰周公居攝則居天子之位成王加元服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

後漢書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曰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

案禮記明堂位云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鄭注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正義

云辟王者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又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鄭注曰踐猶履也致政以王事歸授之而周禮天官惟王建國鄭注曰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皆與尙書大傳合今據韓詩外傳及漢博士諸儒說並同此周秦相傳古誼也漢儒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鄭君之注尙書雖用杜衛賈馬古文本而其訓誼則亦多從今文說蓋伏生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於七十子故爲可信而鄭君多從之也

皇清系角系系
白虎通姓名篇曰所以先拜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尙書
曰周公拜手稽首

案白虎通此條殘闕段玉裁曰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
稽首後拜手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
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而後稽顙周之
禮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故云各順
其文質也

三國魏志注引魏王丕令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後
子明辟書美其人

淮南汜論訓曰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
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
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扈而朝諸侯
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
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
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
變者所以應時矣

案韓詩外傳七載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云云與此大
同蓋皆本伏生尙書說也

淮南要畧曰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
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

皇清經解卷之三
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爲上也
搢笏而朝以甯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旣壯能從政事周公
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案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段玉裁曰
下文不敢不敬天之休予不敢宿皆作不似此亦作不敢
爲長

史記劉敬傳敬說曰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
雒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
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予惟乙卯朝至於雒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雒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

尚書大傳雒誥傳曰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
朋而爲里三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
師焉○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案此蓋大傳釋雒師二字而引古制以明之也玉海地理
戶口引大傳曰家不盈三邑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注
曰或云黃帝法也

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
方故立京師○又曰河南郡河南故邾鄆地周武王遷九鼎
周公致太平營之以爲都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

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案詩王風正義引鄭雒誥注云我以乙卯日至於雒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灋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雒陽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其說與地理志合皆今文尙書說也漢書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韋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曰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按西周卽鎬京也東周卽雒邑也詩秦譜云橫有西周

畿內八百里之地又鄭志答趙商云東周之畿方六百里是鄭以西都爲八百里東都爲六百里與瓚說同尙書正義又引顧彪約鄭說云先卜河朔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王鳴盛江聲均以爲如鄭所說則經云我乃卜者謂周公視召公之卜兆非周公更卜故以爲觀召公所卜之處惟河朔黎水與灋水東兩處是周公所卜耳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厥旣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又鄭注以灋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亦以灋水東爲召公所未卜也召公之卜爲欲建王城周公之卜則爲欲遷殷民殷民懷土故先卜近不吉乃改卜灋水東而遷之鄭

云灑水東今雒陽召公所卜今河南舉漢時地名為驗也
郡國志云雒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雒邑春秋
謂之王城是已馬融注周禮大司徒亦云王國東都王城
今河南縣是與鄭同喬樞謂馬鄭皆治古文尚書者然則
今文古文說竝相同矣

又案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乃卜波水之東北郎池之
南惟玉食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蓋即倣召
誥之文而為此書也

說苑至公篇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
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
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
不賢則速亾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

倅來以圖及獻卜

漢書劉向傳書曰倅來以圖○孟康曰倅使也使人以圖示
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書維誥之辭

案倅字說文所無惟手部云倅揮也爾雅釋詁倅倅倅使
也釋文倅字又作倅疑尚書倅來當作倅字段玉裁曰羣
經音辨卷二曰平使也補耕音耕二切書平來以圖按此
賈氏據未改尚書釋文採入者也今本尚書釋文作倅恐
非陸氏之舊且不載補耕一切與爾雅倅倅音義不符集
韻十三耕倅倅倅倅平萃六字同云古作平萃攷堯典平
秩馬作萃云使也是丁度所本

皇清經解系系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白虎通京師篇曰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後漢書黃琬傳曰昔周公營洛邑以甯姬

公既定宅辨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誥

王應麟藝文志攷曰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曰辨來來示予卜休恆吉

案伴字作辨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之異文也段玉裁曰此與勿辨乃司民函於酒王辨榮伯同古辨與平多通用尚書之平卽爾雅之拼抨也伴字後出爲俗段說是

也堯典平秩鄭注周禮引皆作辨秩尚書作辯此其明驗已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伴來來者使二人也據此是卜營雒邑爲一事卜營成周爲一事故周公召公各使一人以兩卜皆吉示王也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謝承書陳宣曰昔周公卜維以安宗廟爲萬世基

周公曰王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成秩無文予齊百工伴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用何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

星滄系角經系
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

案隸古定本作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少一修字多一於字此今文古文之本不同也尙書正義引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頒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與白虎通誼同皆用今文尙書說也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此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漢書律厯志引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致政在是年歲終則卽政在明年歲首矣此時成王猶未卽政故仍用

殷禮也

風俗通山澤篇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或男大小爲差書曰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

案何休公羊傳注鄭康成禮記王制注皆言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是殷尙質周尙文也此經言咸秩無文咸秩謂徧次其尊卑無文謂禮儀從簡質則其仍用殷禮明矣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禋祀惟命曰汝受命篤躬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學功

尙書大傳曰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維邕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

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

案此經上言記功宗視功載且召誥言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庶殷不作則使天下諸侯莫不盡其志而效其功正此時之情事也伏生所引書傳乃未焚書以前舊傳蓋皆七十子之徒緒言大義遞所師承者也日記偽孔傳本作日記釋文云曰音越一音人實反按人實反乃曰字之音此古讀也今從之江聲曰今王卽命曰者謂今王卽命於周之日記功宗者謂記諸有功而尊異之偽孔改爲卽命曰則教王誰命乎其誼非是學功偽孔本作教功亦非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毋若火始庸庸厥攸灼敘弗其絕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桓帝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李賢注尙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

案李注引尙書較今本其往上多一慎字足利本古本同疑今本尙書傳寫脫之爰延稱其朋其朋而申釋之曰言慎所與也疑今文尙書作慎其往故延以慎所與爲言也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成帝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師古曰庸庸微小貌也言

大始微小不早撲滅之則至熾盛矣

案梅福所引據今文尙書也隸古定本作無若火始燄燄庸者燄之假借字說文炎部云燄火行微燄燄然也庸庸猶燄燄亦猶熒熒太公六韜云熒熒不救炎炎奈何正此意也尙書釋文云敘絕句馬讀敘字屬下今案馬讀是也僞孔傳讀敘字句絕誤矣

三國魏志何晏奏曰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又蔣濟傳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鄉卽有僚明作有功愷大成裕女永有辭公曰已女惟冲予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孟子告子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爲其不成享也○趙岐注曰尙書雜詁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關也故曰不成享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以絜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爲神所享也

案趙岐所釋據今文尙書說也書正義引鄭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旣簡亦是不享也訓誼與趙岐同谷永說上引此經則主

祭祀爲言蓋斷章取義言各有當也古人謂獻于上者曰
享謂獻于神者亦曰享皆取其絜誠以獻之意也江聲據
孟子稱書曰不享無惟字疑今本尙書惟是衍文喬樅謂
此恐不然攷漢書郊祀志谷永引經亦作惟曰不享與今
本尙書同則惟非衍文也

鹽鐵論散不足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
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禦於前

乃惟孺子攷朕不暇聽朕教女于棊民彝汝乃是弗獲

說文支部曰攷分也从攷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攷

案攷僞孔傳本作頌謂女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
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今據說文所引則是讀

乃惟孺子攷爲句也正義引鄭注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

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鄭之訓誼與說文同尙書釋

文引馬融云頌猶也其義未詳疑猶下脫去分字當云頌

猶分也江聲讀乃惟孺子攷爲句朕不暇聽爲句言政事

繁多孺子分其任我有所不暇聽江說是也

玉篇首部獲下曰周書曰汝乃是弗獲

案獲字不見於說文尙書釋文曰獲徐莫剛反又武剛反

馬云勉也正義曰獲鄭王皆以爲勉錢大昕曰釋故云孟

勉也爾雅所以訓釋六經必六經有是字而後爾雅有是

釋尋六經中孟之訓勉他未有見孟之古音近苾維誥獲

字本是孟字故馬鄭王皆訓勉段玉裁曰孟古音如苾則

實然如孟諸孟津孟卯皆可證謂徐邈獲讀莫剛反與孟同音則不然獲字從侵從瞢省聲與夢字瞢省聲同古音在蒸登部不皆陽唐部是以獲莫崩反見於五經文字卅部集韻十七登皆本釋文釋文古本定當作徐莫崩反又武剛反如今本則莫剛武剛音無分別矣段說甚審獲字雖說文所無然釋文不言馬鄭王本字異江聲竟據錢說而改作孟非也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廣雅釋詁三農勉也

案偽孔傳釋農為農人謂明農為明教農人以義段玉裁

曰據廣雅農字訓勉疑是尚書茲予其明農哉之訓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居師愷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御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尚書大傳周傳曰庸者貌也以其貌書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擗弁者為文鬻竈者有容椽杙者有數太唐老中續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仍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

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
負簋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
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維誥也故其書
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
孔子曰吾於維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
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
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
周矩之相襲也○注辟法也擗弁或爲振非當言擗帚杙者
繫牲者也模繡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椽文章之範八州州
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
玉音金聲言宏般之調也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
琴瑟播之伋讀曰播播然變動貌予成王也執鼎俎刀匕卑
賤者尙然而况尊貴者乎聖言太祖

案韋昭魯語注云周公初時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
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
后稷以配天而從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昭所述亦本今
文家尙書說故與大傳合據大傳言周人追祖文王而宗
武王引此經揚文武之德烈爲證是揚文武之德烈者卽
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周公此時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故
成王稱公德以贊美之言公保予沖子安受其成予沖子
惟夙夜必慎其祭祀而已先大夫尙書大傳定本云鄭注
伋讀曰播播當爲幡字之誤又王伯申經義述聞云嗟子

猶嗟咨注釋子爲成王非其義也

又案隸古定本尙書作文武烈無之德二字對作答和恆下無萬邦二字與今文尙書不同攷逸周書祭公解穆公命祭公之解亦有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卽本此雜誥文則今文尙書作揚文武之德烈於文誼爲長又大傳引此經以旁作穆穆爲句漢獻帝禪魏王詔引作御衡不迷爲句與大傳合知是漢時經師舊讀如此僞孔傳乃以旁作穆穆御衡爲句不迷文武勤教爲句失其誼矣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閒曰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與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其不易之道也

案尙書有歐陽之學世世相傳地餘者歐陽生曾孫高之孫也見漢書儒林傳地餘此議真歐陽尙書經說矣

又王莽傳曰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尙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

案周公治定制禮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而王莽傳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俟成王卽政而後始行

之觀此經下文王曰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謂四方雖進
於治而尙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乃是改殷禮而行周禮周尙赤故
用駢牛此與召誥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
一牛不言駢者文異然則祖文王而宗武王在成王卽政
後舉行此禮益明矣
又王莽傳曰惟公功德光於天下
鹽鐵論崇禮篇曰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辭越裳
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
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
四夷所以慕義內附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東觀書詔曰經言稱秩元祀咸秩

無文

尙書大傳略說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

案孟子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今據大傳說則是三
王之道卽天地大三統四事卽春夏秋冬夏之事所謂七政
者是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今君稱丕顯明保朕
躬奉答天命導揚宏烈

楊雄劇秦美新曰旁作穆穆

案子雲引用雜誥語與尙書大傳合是用今文尙書也

魏志文帝紀裴注延康元年詔曰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照

御衡不迷布德優遠

案尚書釋文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段玉裁曰此迓字本作御偽孔傳訓迎則讀爲訝故陸云五嫁反馬鄭王皆訓八枋馭羣臣之馭讀如字故陸云魚據反也衛包依孔訓改字作迓而釋文故作御至開寶中又改釋文大書作迓以合衛包本而小字仍之殊不思今音迓可五嫁而不可魚據今本釋文大書與小字橫決不貫正如洪範曰冓可去徐亾鉤反今本作曰蒙則不得云徐亾鉤反也集韻九御曰迓牛據切迎也書迓衡鄭康成讀此條最誤鄭注尚書作御不作迓且鄭不訓迎且鄭不爲反語此依開寶新定尚書音義而踏誤至此喬樅謂段說是也觀魏紀裴注引延康詔作御衡不迷則知今文古文竝是作御字也

鹽鐵論未通篇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大戴禮公符篇迎日東郊辭曰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

案據大戴禮則知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又書傳略說載迎日之辭文與大戴禮同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於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說文支部曰枝撫也从支米聲讀若彌周書曰亦未克枝公

功○又曰侏或敕字从人

案周官小祝疏引鄭注云敕安也玉篇支部云敕安也撫也兼許鄭二誼

漢書杜欽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

後漢書曹褒傳褒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

中候摘雜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卽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元龜背書

案中候所紀是言周公功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之事也

與此成王贊美周公之德語意正同

尚書大傳略說曰帝命周公踐祚朱草暢生

又曰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蓂莢生○注曰矜夸也

又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

案開元占經引大傳略說作德光地序則朱草生伏生大傳所載與中候合皆言功德明光於上下之事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王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四輔旣備成王靡有過舉○

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周書雜誥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案文王世子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

不必備惟其人尚書大傳釋臯陶謨欽四鄰云前曰疑後
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疑可志而不志
責丞可正而不正責輔可揚而不揚責弼然則四鄰即四
輔輔也大戴禮保傅篇云明堂之位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
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
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
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
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
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
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
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此則言成王之四

輔也

後漢書桓郁傳曰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上疏皇太
后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
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我我惟無斃其康事
公勿普刑四方其世享

漢書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無困我○
師古曰言公必須留東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
又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
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

劉昭祭祀志注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

思有所承公無困我

案此所引皆用今文尙書也章帝從桓郁受尙書見後漢書桓郁傳是章帝所習乃歐陽尙書也攷逸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我有哉字今古文尙書作公無困哉段玉裁曰哉疑是我字之譌若無我字語意不完古我哉公二字相似易譌如說文澦字誤爲泚是其證也

三國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周公八子竝爲侯伯白牡駢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宏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其

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所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

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槩○注云赤帝燦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謂之文祖周曰明堂

案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詩維天之命及雖正義引鄭雜詁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得稱文祖也光烈考烈威也是鄭用今文尙書說矣五德之運唐爲火德故堯典稱文祖今雜詁亦稱文祖者周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卽文祖名不相襲要其制則相因也下云乃單文祖德謂明堂爲文祖此言乃文祖與烈考武王竝稱則是稱文王也文王於成王爲祖以文王有文德合於火精故卽以文祖稱之又此

時功成治定已致太平周公制祀禮祖文王而宗武王皆以配上帝故於明堂享之也烈威也亦光也雖詩曰既佑烈考亦謂武王與此經同莊氏寶琛曰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云佚古文以爲訓字尙書當是本作佚後改作朕字耳作雒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崧訓其也偽孔傳以其釋爲奉則其字本不作恭衛包乃改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情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詩周頌維天之命箋云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案詩正義引鄭雜詁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

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正義又申說書之意曰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成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文王之德制作之事也今案鄭君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用今文尙書說則此所云亦依今文家誼可知矣古之帝王皆有明堂凡大典禮皆舉行於其中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是其事已王鳴盛曰周公制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周禮太宰掌建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豕宰以成道

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空以成義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小雅斯千疏引鄭志答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於雒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度也

伴來毖殷乃命甯
詩何彼穠矣正義引鄭康成云周公謂文王爲甯王成王亦謂武王爲甯王此一名二人兼之

案鄭君以甯爲甯王此亦用今文家尙書說也王鳴盛曰鄭以甯王爲兼文王武王謂武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僞孔傳及顧彪訓甯爲安非也江聲曰此甯王謂武王也蓋營雒邑遷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治雒邑慎教殷

民者乃受命於武王也喬樅謂江說於誼爲長攷史記周本紀稱武王謂周公曰自雒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營雒實武王之意周公乃受命於武王而爲之此文尙書說也逸周書度邑解云王曰嗚乎旦自雒汭延於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恆嶽不顧瞻過於河究瞻於伊雒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與周本紀所載同知古文家當亦以營雒爲武王意而周公承其意繼成之也

予以矩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

武王

五鄭康成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
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雒邑

案鄭注見尚書正義周禮大宗伯疏玉海郊祀門此亦用
今文家說也玉鳴盛曰據孝經祭法祭五帝在明堂又據
明堂位及斯干詩疏引鄭志雒邑有明堂則此祭告五帝
自是在明堂也鄭不言用何禮今推之當用大饗禮知者
月令季秋大饗帝彼注云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
不問卜彼注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疏云季秋歲
功總畢遍祭五帝配以文武祭報其功若卜牲日總卜而
已不每帝卜今六典成告祭亦是報功當用此禮也偽孔
傳以此禮爲以太平告文武與下文禋於文武爲一事非

也據鄭注則上文明禋爲遍祭五帝於明堂此禮於文王
武王爲祭於文武之廟異地異祭也王說誠然喬樅攷詩
頌維天之命敘云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
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
與中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正義去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
愚意知此誥太平五年之末也所以必告文王者聖人之受天
命必致天下太平制作一代大法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
謂智謀不能制作正以時未太平故不爲耳今於五年之
末以太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武王亦不卒而崩
當時亦應並告文武但以周公之作周禮稱爲文王之意
故作詩者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也據箋及疏所言則告

太平乃五年事此告六典成是七年事何得以此年明禮
爲太平潔告文武乎當從鄭注以明禮爲告成六典禮於
文武爲告成雒邑於義始備鄭君歷敘周公攝政事自元
年至七年皆依伏生大傳爲說其義確不可易也

論衡儒增篇曰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

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獸於乃德殷乃引考王侔殷乃承敘
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說文甘部獸飽也从甘从朕

案尙書釋文引馬融云獸饑也馬以獸訓飢此古文說也
許君以獸訓飽當爲今文家說獸字隸變加厂作厭又或
作饜唐石經宋岳本皆作獸與說文合今從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
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
作冊逸告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尙書大傳雜詁傳曰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又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後
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者在其道也○注曰禮志
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
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
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
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至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
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其道

又曰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

尚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

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

漢書律厯志曰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已反政故雜詁曰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

年

又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於魯之歲也

案尚書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正

義云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

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陸孔皆稱鄭讀而各不同今

攷正義引周頌烈文序及鄭箋以證成王即位有告祭之

禮則上文當云鄭以烝上屬與釋文同祭字當在歲上疑

傳寫舛錯耳馬讀與鄭異者馬用古文說鄭則從今文家

說也江聲曰據伏生大傳周公居攝七年致政烈文詩序

有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

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此經於烝下即言祭歲自是歲首

朝享之祭於時成王即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

祖廟告嗣位焉既乃以二特牛祭文王武王告立周公後

先言祭而後言歲者殊異祭文使別於特牛之祭且使歲

文就下以見告封公後亦是歲朝事烈文詩正義引鄭雜

詁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

王於文王廟使史佚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

後謂封伯禽也聲謂駢者赤色周尚赤故用駢牛爵命諸侯必特假於庶示不敢專也喬樅謂江說是也攷詩烈文正義又云鄭注封周公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位同日事也但二禮必不得同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當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庶告已嗣位事訖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知必非一祭者即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詩正義據劉炫劉焯等義疏為本推明鄭說其義特精偽孔書傳誤以烝祭與告文武合為一事書疏曲附偽傳反駁鄭注謂告文武不得在歲首朔日其失甚矣

又案經言戊辰烝律麻志載三統麻以為是歲十二月戊辰晦王鳴盛曰此劉歆據召詔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然今據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詔是攝政五年事雜詁是攝政七年事歆以二篇月日為一年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偽傳據此而以戊辰為十二月晦誤矣乃遂以戊辰為王到之日但經言王在則王到已非一日經特未見其文耳傳何據而知王以戊辰到邪傳既以戊辰為十二月晦遂謂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攷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謂孟月也十二月於周為季冬於夏正為孟各是首時也若明月為夏之仲冬則非首時豈可行烝祭之禮乎偽傳說非是

公羊文公十三年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注本拜謂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於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萊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回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王室

案公羊春秋齊學也史記及漢書儒林傳皆言伏生以尚書教於齊魯之間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則公羊家所言宜其與今文尚書說同矣

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竝啟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鄭康成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

案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家說也文王得赤雀者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鄴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武王得白魚是觀兵時事見大誓篇又淮南齊俗篇亦言周公

居攝七年皆本伏生大傳與鄭合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

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至三十餘世

又黃瓊傳瓊建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

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

漢書禮書曰周禮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至三十餘世

又黃瓊傳瓊建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終

桐城劉峻校

新陽汪之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終

桐城劉峻校
新陽汪之昌

